

情俠類
情豪類

情史類略
卷五四



情史類畧卷四目錄

情俠類

太史敷女

以下皆俠女子能自擇配者

卓文君

紅拂妓

梁夫人

瑞卿

以下皆俠女子能成人之事者

馮蝶翠

東御史妓

吳進士妓

婁江妓

沈小霞妾

邵金寶

董國度妾

嚴蕊

薛希濤

此伎女子能全人名節者

楊素

以下皆俠丈夫能曲體人情者

寧王憲

裴晉公

江陵刺史

京邸兵官

于頔 韓滉

唐玄宗 僖宗

唐文宗

宋仁宗

袁盎 葛周

楊震

李紳

劉禹錫

洛中節使

開府

姜夔

嚴尚書

許俊

以下皆俠丈夫
代人成事者

古押牙

虬鬚叟

崑崙奴

馮燕

此下俠客能
誅無情者

荆十三娘

情史類畧卷四

情俠類

○太史敷女

以下皆俠女子能自擇夫者

太史敷眼
力人不如
女亦缺鐸
舞好漢也

齊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敷家傭太史敷女
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
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
嫁者非吾種也污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亦不以
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
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卓文君

臨叩令高
游子聲憤
而復使炫
其伎其不
噪之媒也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以貲爲郎。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所從游鄒陽枚乘輩皆名流。相如見而慕之。因病免客游梁。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綵綺之琴。其銘曰。桐梓合精。居數歲。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叩令王吉善。往舍都亭。臨叩令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臨叩富人卓王孫謂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旣至。相如謝病。臨叩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焉。相如不得已。携琴而往。酒酣。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年十七而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惜今夕。升斯堂。有艷淑女。處蘭房。室爾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

琴聲中已
有之使奔
矣

賈齊空千
師侍殆以
豈注也

而恥已
相如夫

相頡頏。全。其。翺翔。又曰。鳳兮鳳兮。從風淩得。托。孳。尾。永。爲。妃。交。
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
使。余。悲。相。如。之。臨。邛。侍。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
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
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
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才。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
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相。如。貧。居。愁。憊。以。所。著。鵲。裘。就。市。人。
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
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俱。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
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復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天子讀子虛賦，聞司馬相如所作，乃召爲郎，數歲，天子欲通西南夷，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爲使女尙長卿，晚而厚分其女財，與男等。後相如以病免，歸茂陵。卒，文君爲誄云：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尙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兮，不耻當鑪，平生淺

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
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淒惻兮疇忍聽余
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妻者齊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後爲齊相如不遇文君
則綠綺之絃可廢文君不遇相如兩頰芙蓉後世亦誰復有
傳者是婦是夫千秋佳偶風流放誕豈足病乎今之蓬州唐
謂之相如縣迄今有相如祠相如之取重後代若此彼風流
放誕者得乎哉

長卿氏曰文君之爲人放誕風流也女不俠不豪俠不放誕
風流不豪放誕風流不眉色姣好不豪姣好放誕所奔非朝
如亦不豪奔相如不家徒四壁亦不豪家徒四壁不親當

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亦不蒙親當壚相如滌器不得
僮百人錢百萬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卓王孫臨邛富人皆偃
僂門下亦不豪此所以爲放誕風流也文君以身殉相如相
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誅已足千古美人賦白頭吟蛇足
矣

陸式齋

名容字文量

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

吹簫夜奔公寢公詒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
白夜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
相如遲明托故遷去是秋領鄉薦年二十四此女不亦教誨
風流乎然司馬長卿則可式齋則不可何也文君寡相如未
娶時者通殷勤時固已定百年之期矣若館人女不然式齋

將何以結其局故曰不可

○○紅拂妓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牀而見靖長揖曰天下
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倨見賓客
素斂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旣
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
妓誦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啓視
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
遽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
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
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

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紅拂一見便識衛公。又算定越公無能爲。然後相從。是大有斟酌。人或曰紅拂既有殊色。必膺特眷。萬一追討甚急。將如何。余曰衛公智人也。計之熟矣。布衣長揖。責以踞見賓客。越公遂斂容謝之。越公能受言者也。設追討相及。靖必挺身往見。不過費一席話耳。越公豈以一婦人故而灰天下豪傑之心哉。

○梁夫人

韓勣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勣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封兩國夫人

梁夫人不爲娼則不遇勣王不遇勣王則終身一娼而已夫閨閣之幽姿臨之以父母誑之以媒妁蔽之以門戶拘之以禮法壻之賢不肖盲以聽焉不幸失身爲娼乃不能擇一佳壻自豪而隨風爲沾泥之絮豈不惜哉

○○瑞卿 以下皆俠女子能成人之事者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爲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吏人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其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厮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異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

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
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忍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
一失此時恐貽後悔今將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
於妾不可謂之無情一旦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戚
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遂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
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
賦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爲夔州節度
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敘疇昔
入蜀之繇仍以衡宗族爲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新友悉免其
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

○○○馮蝶翠

勢利之交
盛如趙市
衰如棄徒
觀此可愧
矣

洞庭葉某商於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迨凍餒爲磨。備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晒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與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金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戀戀不舍。隨罄其金。仍傭於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畱。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

不耻磨傭。使驢夫招之。視綈袍戀戀之情。固已高數倍矣。出金相贈。一旦再焉。葉遂發憤爲商。卒同白首成人之美。還自

成也。計日前榮悴而不計久遠者獨何心哉。龍子猶有張潤傳事頗近此而結局遠不相及。備錄於此。傳曰：張潤行三，瓜州人，少鬻爲閭閻。潼子門妓善歌，微有韻致，與賈人程生交善，許以必嫁。程惑焉爲之破家，衣敝履穿，不敢復窺張室。而張念之不置也。一夕遇諸門，亟呼入，相持太慟。程具道所以，不敢狀。張自出，青蚨具餐，止宿。夜半語程曰：儂向以身許君，不謂君無賴至此。然儂終不可以君無賴故而委身他姓。儂有私財五十金，許今以付君。君可貿易他方，一再往有贏利，便圖取儂。儂與君之命畢此矣。語達旦，空囊授之。珍重而別。程既心蕩，無復經營之志。且貧兒暴富，饒態不禁，乃別往。可恨、可殺紅樓市懽罄其資而歸，而張不知也。久之復遇諸門，居然囊

子容耳聞張呼驚欲走匿張使婢闌之以入叩其故詭云中道遭寇僅以身免自憐命薄無顏見若張悲憤甚一慟幾絕程亦悔且泣徐曰業如此當奈何張曰此吾兩人命絕之日也生而睽何如死而合君如不忘初願惟速具毒酒與君相從地下耳言訖淚如雨注程不知所爲張迫之再無已潛取毒藥酒以進張且泣且飲便傾半壺程覺有其異大恐遽盡吸之已而兩人皆死旣死鵠乃覺從旁人教剖生羊灌張張活次及程則無療矣蓋毒性下墜張先飲味薄故可起亦天意所以誅薄幸也程父訟之長洲江令令廉得程負心始末乃責其父而釋張當此時張之名震於一郡郡之好事者咸往問疾求識面以爲快或呼爲藥張三從所劑也或呼爲癡